

小學集成

四

□ 13

3193

4



3193  
4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六

古澤藏

大雅  
烝民  
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附錄朱子曰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

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

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

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又

曰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

九竅五藏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

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

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

不好此美德者故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

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附註程子曰古人

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

昭嘉十六年三月五日  
石澤介吉六贈

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鍊更有甚天理然尚以此秉彝消鍊盡不得故且恣適張氏曰莫非物也視聽言動則有視聽言動之則喜怒哀樂則有喜怒哀樂之則何莫不有是則蓋天所命也以其至當而不可過故謂之則纂疏真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物也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又曰彝而言高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不孝所謂惡德也人無賢愚莫不惡之觀乎此則知

性之善矣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

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去

聲纂疏蔡氏曰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者皆好此懿美之德而不容己也所謂懿德即所謂彝而言也天命之所賦謂之則人性之所稟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則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歷傳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為小學外篇纂疏許氏曰魯古聖賢之事迹自漢以來賢者所言所行載於外篇

嘉言第五

纂疏

許氏曰外篇嘉言善行皆載

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內篇者小學之本  
原外篇者小學之支流合而觀之規模節  
目無所不備矣

外篇標題

本篇凡九十七條

敬身三十一

廣

立教一十四

廣明

廣立  
教一  
橫渠  
語錄

橫渠張先生

標題

先生名載字子厚其先太

世稱橫渠先生宋真宗天禧五年生仁宗嘉  
祐二年章衡榜進士及第為祁州司法神宗  
朝召為崇文檢書同知太常禮院寧宗嘉定  
中賜諡獻公理宗淳祐元年封郡伯從祀未  
子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補註本文云  
能敬事長者與之携持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問之掩口而對蓋猶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

語見  
語錄

小兒且安詳恭敬纂疏平巖葉氏曰安詳則  
不躁率恭敬則不誕謾此則忠信之本也

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

凶狠

情徒凶反狠下

以為未嘗為子弟之事

補註本文又云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當使子弟執事則於其親已有

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

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

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

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

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

居所接而長纂疏平巖葉氏曰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

莫為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楊文公公名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家訓曰真宗朝學士仁宗朝賜謚文

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

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

弟忠信禮義廉耻等事如黃香扇枕黃香字文強舉

東觀孝廉無奴僕香躬自勤苦盡心供養身無袴

漢記披而親極滋味暑則扇床枕冬則温床席而

陸績後授陸績懷橘陸績字公紀年六歲於九江

吳志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何乃作賓客而叔敖陰

叔敖孫叔敖楚蔣氏名艾獵為兒時出遊見兩

事出德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

劉向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

說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

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

子路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國令尹子路負

米之類子路姓仲名由孔子弟子謁見孔子

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為

楚大夫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

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何可得也枯魚

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

三 明道程先生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河南

程氏遺書宗明道元年生嘉祐二十一年與橫渠周先生宋仁李端元豐八年大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伯傳嘉定蓋純公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淳祐外從祀

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爽

志 好去聲著直畧反喪去聲 ○補註本文又有云如王震顏柳筆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

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是奪志也纂疏平巖葉氏曰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騁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若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

四 操存之本矣

伊川程先生 先生名顥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晚居龍門伊水上學者稱

呂與叔東伊川先生後謚正見錄公從祀夫子廟庭 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

學 樂五 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二百篇皆古人

作之如關雎之類 睢七 正家之始故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與

今人未易曉 與於到反 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

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補註朱子曰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掃應對之類皆有所

五

了翁文集

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子即教之屬對稍長則教以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嘗欲作一小學規使中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當有益又曰或以洒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二句曰將入門問所存纂疏京兆李氏曰愚按北溪陳先生小學禮詩繼此意而作者也學者便當朝夕詠歌以為小學之助

陳忠肅公

公名確字瑩中南劍州人宋元豐二年進士為諫官彈蔡京蔡卞崇寧中謫廉州著尊堯集自號合浦翁名其室曰了齋後於明州又著四明尊堯集其言專攻王安石紹興丙子賜諡忠肅諡法狗國忘家曰忠剛德克就曰肅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列別彼反何者是聖賢

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去上聲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知俎豆念慈母之教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

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子即教之屬對稍長則教以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嘗欲作一小學規使中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當有益又曰或以洒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二句曰將入門問所存纂疏京兆李氏曰愚按北溪陳先生小學禮詩繼此意而作者也學者便當朝夕詠歌以為小學之助

了翁文集

陳忠肅公

公名確字瑩中南劍州人宋元豐二年進士為諫官彈蔡京蔡卞崇寧中謫廉州著尊堯集自號合浦翁名其室曰了齋後於明州又著四明尊堯集其言專攻王安石紹興丙子賜諡忠肅諡法狗國忘家曰忠剛德克就曰肅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列別彼反何者是聖賢

小學六

孟母 三遷 事見 魯古 篇第 二條 埋一 遷舍 近墓 戲為 築埋 鬻再 市中 戲為 賈街 姐豆 三遷

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為孩童  
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  
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語及之語上聲下  
同語上之語去聲  
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  
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  
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  
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  
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標題東萊辨志錄此條出了翁集又引書曰  
不學墻面孔子曰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言

舍學 官旁

人不可以不學楊子曰吾為開  
明哉言學聖賢而後心開意明

後漢 列傳

馬援援字文淵東漢光  
武時扶風茂陵人兄子嚴敦嚴字威卿  
敦字孺卿

院俠 援音

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標題援上有三兄况  
余負並有才援年十

音協

就邊郡甲牧兄曰汝才當晚成且從所好次  
兄余生二子長嚴次敦援生四子長

廖次防次光次客卿嚴即馬駝之父援在交

趾趾音止標題交趾郡元鼎六年立建安  
中改交州唐調露元年為安南都護府還

書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

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

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論去聲後同惡  
去聲惡人惡之



並同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

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惡之

重之願汝曹效之伯高名述京北人拜零陵太守杜季良豪

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

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

也季良名保京北人為越騎司馬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

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救音飭鵠胡沃及鶩音木

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

成反類狗者也附錄或問馬援以譏議戒諸子而不免於譏議朱子曰馬

語見援之言自可為法不須如此支蔓如此則須

辨志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得聞此一段說語而

錄司以為戒纂疏司馬氏曰昔張伯松語陳孟公

馬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

答劉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云云光所慕

蒙書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

漢昭烈將終蜀漢先主劉備字玄勅後主曰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惡如字

蔡氏曰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

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

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標題後主昭烈子

劉禪字公嗣在位四十一年降於魏為安樂

八

諸葛武侯戒子書

標題諸葛本葛氏風俗通云漢文帝封葛纓之孫於

本傳

蜀志

三國

七

本朝琅瑯諸縣其後姓諸葛以別於他葛又依本  
亮與云有熊氏之後有詹葛氏齊人語訛為諸葛  
兄瑾武侯名亮字孔明琅瑯諸葛豐之後躬耕南  
陽先主以為軍師中郎將後為丞相謚忠武  
瞻八亮子瞻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  
聰慧可愛及鄧艾伐蜀欲誘瞻降斬使戰死子寶稱  
其忠學之書真格言也

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  
也附錄朱子曰靜便養得才須學也非學無

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  
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

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纂疏真氏曰按亮此語朱

九 柳氏家訓

柳玘玘字真清公紳孫仲鄂子嘗著書戒其

子弟曰夫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

五宜深誌之誌音志其一自求安逸靡其澹泊

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

道憎前經而不耻憤莫恥反論當世而解頤解音蟹頤

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

之善嫉之嫉音疾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漬音前

智及頤音坡銷刻德義替裾徒在廝養何殊廝音斯

音坡

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耽都含反以街杯蘖魚列反為高致衛力反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監反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進巨勒反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群猜猜倉反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燎力反言之痛

心爾宜刻骨

范魯公質為宰相

質字文素大名唐長興中進士晉翰林學士周中

宋文鑑

書平章事宋太祖加侍中仍為相乾德初封曾國公初和凝知貢舉愛質所試文自以中第名在十三亦置質十三名凝為曾公後質封爵皆同人謂之傳衣從去聲果古老反嘗未奏遷秩秩直上反○兄以其隙競左遷質作詩曉之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于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屏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

鴟處膺反

人刺【標題】相見詩，鄭國風，篇名茅塢，逸詩在

上為誦，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

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古穢青史。

潮穢於廢反。○【纂疏】胡氏曰：絕滅禮法以放曠為達者，此老莊之學也。西晉玄虛之風，蓋由祖尚所致。余【標題】按晉書：光逸傳：胡毋輔之謝鯤輩散髮裸袒，閉室酣飲，累日光逸將

掛戶入守者不聽，逸於戶外脫衣露頂，從狗竇中窺之，大呼輔之呼入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胡毋輔之謝鯤沉放

畢卓羊曼相尋阮孚光逸凡八人。戒爾勿嗜

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

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眾

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

譽平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

蘭契，忿忿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

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

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遽條

與戚施。

籛音渠條音儲戚千歷反施叶去聲。籛條不能俯口剛者似之戚施不能仰面

柔者似之舉世重游俠，俗呼為氣義，為人赴

急難，難去，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

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

後不氏反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

者鄙我本鬻旅臣遭逢堯舜理標題質自稱

才不克戚戚懷憂良深淵與薄冰蹈之唯恐

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歛跡縮

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標題太

范質能循規矩情名器持物盛則必衰有隆

還替速成不堅牢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

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

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

為耳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標題先生名雍字堯夫

歐陽棐議謚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康節一子長伯溫次仲良孫傳曰上

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

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

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標題熊氏

善生而知之教而後善學而知之教亦不善

困而不學○愚按上中下三品之說就氣質

之性而言若天命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

質子 曼字 貴參 官至 給事 中生 市竹 木賤

十一

經世書

房州 司戶

即孔子非禮勿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意

善也者凶之謂也愚按吉與凶即善所謂吉也

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

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

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

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

言詭譎詭過委反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

樂禍疾良善如讐隙隙音犯刑憲如飲食小

則隕身滅性殞丁利反大則覆宗絕嗣覆芳反或曰

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傳直反吉

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標題先生名積字仲車

節孝處士石林避暑錄云元豐間淮浙士人

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者二人徐積仲車以

陽鄉校訓諸生之言也曰諸君欲爲君子

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

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

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

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

十二

呂氏

童蒙

訓及

行狀

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也

胡文定公與子書

標題公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宋紹聖四年進士官

語見胡氏傳家訓

至寶文直學士謚文定文定三子長曰寅字明仲致堂先生次曰寧字和仲次宏字仁仲為五峯先生

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

標題明道程純

公希文范文正公

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已以

端莊清慎見操執

操平聲下同

臨事以明敏果斷

辨是非

斷丁貫反附錄朱子曰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

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又謹三尺

汝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

前漢杜周傳客謂周曰君能天下平不循三尺法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為律後主所是為令孟康註云以三尺竹簡書

法斯可為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工夫其可忽乎

纂疏京兆李氏曰愚按禮記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情之過者皆慾也而此又慾之大者故特以切要言之夫先王制禮本乎七情七情之發必有禮以節之觴酒豆肉讓而後受做工夫於飲食之間也無媒不交無帛不親做工夫於男女之際也故曰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十四

### 古靈陳先生為僊居令

【標題】先生名襄字述古福州侯官縣人古

語見

葉祖靈縣之村名也宋慶曆中進士建州浦城縣  
治行主簿再任仙居令官至樞密直學士仙居縣  
屬台州本唐樂安縣

### 教其民曰

【標題】仙居縣僻陋民不知

宋景德中改名仙居教公於正歲父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  
管節復讀於庭且曰吾秩滿即去尔子弟至  
遺就學於是為吾民者父義【本註】能正其家母慈【本註】能

能養兄友

【本註】能愛其弟

弟恭

【本註】能敬其兄

子孝

【本註】能事父母

夫婦有恩

【本註】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男女

有別

【本註】別彼列及○【本註】男女有夫分別不亂

子弟有學

【本註】能知

禮義鄉閭有禮

【本註】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燕飲叙老少坐立拜起

貧窮患難親戚相救

【本註】難去聲○謂借貸錢穀

婚姻死

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音賭

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

公仕

讓路

【本註】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來避去

耕者讓畔

【本註】地有界畔不相

每過

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本註】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擎

廟社

則為禮義之俗矣

【附錄】朱子曰諭俗一又極為平正簡易許多事都說

下趨

也見他下箇骨襟盡包得許多○【考異】耶

邑人

律氏曰按舊本無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又

有所

註云來避去舊

本作為避來

學者

興起

右廣立教【一十四條】京兆李氏曰此篇言世變會通之禮以開內篇



立教之義首之以張子楊文公之說所以防驕傲之病根養良能之德性次之以二程子之說使知經學念書以致其知洒掃進退以進其行後十章皆後世父兄長上教子弟分別上下立志行己之事心既大有所立將無施而不可此所以開廣古立教之道也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六 終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七

嘉言第五之中 外篇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

廣明倫一 溫公家儀

必咨稟於家長 本註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情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為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號令出於一人家政可得而治矣

居家雜儀 二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 省 省也 悉 悉也 非 非也 反 反也 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

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

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

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

嚚為去聲後只為為之若為之為多不近人

情近附近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去

必姑順之纂疏葉氏曰事親以順為主非

也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寬容之奉

當極力營辦辨音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

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強上

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纂疏平巖

葉氏曰所謂

羅仲素標題仲素名從彥世稱豫章先生其

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論去

復論論財並同瞽音叟底音旨附錄朱子

集註曰瞽瞍舜父各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

至頑當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子孝父慈

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云

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標

了翁陳忠肅公居廉州日名其室曰唯如

了齋自為記文稱合浦翁故稱了翁

橫渠  
雜說

羅豫  
章孟  
子說

四

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纂疏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已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人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此語甚有力蓋凡父母之不是皆子之不是也既則是則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推其極而言之亦事理之實也

外書

謝顯

道錄

上蔡

所錄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纂疏京兆李氏曰愚按遺書或曰日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備見不到適足害作明事奈何程子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却識別得干拙如自已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成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此二章互相發明最宜玩味故附之

語錄

遺書

劉元

承手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纂疏葉氏曰使人代為孝敬之心安在范氏曰誠為實禮為虛也○按朱子論語集註曰當祭之時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其亦有得張子之意歟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冠去聲後並同人都不理會豺獾皆知報本豺士皆反獾他孟春之月獺乃祭魚季秋之月豺乃祭獸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

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脩六禮

大畧本註六禮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家必有廟本註古者庶人祭於

祭鄉飲酒士相見

小經二

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愚按朱子家禮乃曰祠堂者以程子講祭時不可用影故改廟必有室本註高祖以上即堂影堂曰祠堂本註桃也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本註月朔必薦新本註如所祭已足是別人大不便

含桃之類纂疏輔氏曰薦後方食一飲食不敢忘父母未薦而遽食新焉則是其親而無其本註時祭用仲月本註物成也古者天子諸心矣本註侯於孟月者為首時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纂疏司馬氏曰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註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今國家惟享太廟用孟月自周六廟漢王廟皆用仲月以此私家不敢用孟月又云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

**至祭始祖**本註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

位命考妣享之附錄或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似僭今不敢祭又曰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本註立春祭先祖本註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附錄朱子家禮曰繼始祖高祖之宗得祭繼始祖之宗則自初祖而下繼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季秋

**祭禴**禴乃禮反本註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附錄朱子家禮曰繼禴之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又語錄曰某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之二祭似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依舊祭禴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古註鄭氏

耶律氏曰季秋遂用九古註鄭氏無註之謂也正寢今正廳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

舊本亡之日祭死不祭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

今本據又同室難<sub>レ</sub>以獨<sub>レ</sub>享也於<sub>レ</sub>正寢可以盡<sub>レ</sub>思慕之意<sub>レ</sub>凡事死之禮當厚

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

可使漸知禮義

八  
温公  
書儀

司馬温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  
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

孟反後之行性行並同纂疏呂氏曰冠禮之設所以明長幼之義也古者自二十而冠自十九而下皆為童子凡為童子以事長者為之事也紛而不冠衣而不裳名而不字皆所以別成人教遜第也又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穉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孝第忠

行去  
聲

信之行立也存諸已然後可以責諸人故人倫備然後謂之成人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  
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與平聲

葉氏曰為人子孝故事君則忠為人弟第故事兄則順既冠而母與兄弟拜之責以孝第之行也君與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之責以忠順之行也冠禮之廢久矣

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

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

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

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駭如一駭反由不

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

俗之弊不可猝變猝倉反若敦厚好古之君子

好去聲後好古相好並同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

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俟音

似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蔬食水飲不

食菜果殯必忍反齊音咨下同衰音崔後衰

同古註鄭氏曰棺在庭中斂尸焉所謂殯

也檀弓曰殯於客位又曰不食菜果哀不在

於滋味也賈氏疏曰歎粥者孝子遭父母之

喪當為父母致病故喪大記云水漿不入入口

三日之後乃始食粥雖食猶節之朝一溢米

夕一溢米而已也云疏食水飲者用麤蔬米

為飯而食之明不朝一溢夕一溢而已當以

是為度云飲水者恐飲漿酪等故云飲水而

已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

也已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

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基下

同醯呼雞反古註孔氏曰大祥食醯醬則

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醯酪也賈氏曰卒哭

者謂卒去廬中之哭唯有朝夕於阼階下在

時之哭纂疏朱子家禮曰葬之日月中而虞

祭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骨肉歸于土魂

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

卒哭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卒哭曰成事是日

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期而小

祥祥吉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

者上月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也

中

月而禫禫徒感反附錄朱子家禮曰禫者

澹澹然平安之意○秦溪楊氏曰司

溫公書義

行去

馬公曰士虞禮中月而禫鄭註云中猶問也  
 禫祭名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按曾人有  
 朝禫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諭月則其  
 善也孔子既禫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  
 成笙歌檀弓曰禫而編註編冠素紕也是月  
 禫從月樂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  
 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在祥月之  
 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  
 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先生曰二十五月禫  
 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從月  
 樂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禫而飲醴酒始  
 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為當

**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乾音干

**禫而飲醴酒始**  
古註孔氏曰醴酒味薄乾肉又海所以先食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也

**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

此下

二段一本

或無

事見何曾傳

**王奔昭帝之喪古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  
數上聲○標題漢武帝五子髡為昌邑哀王王子賀嗣立王昌邑十三年昭帝崩無子徵王賀至濟陽求長鳴雞至弘農以衣車載女子至東都門龔遂請哭賀曰嗟痛不能屢請至闕乃哭即位二十七日廢尚稱故王宣帝封海昏侯就國豫章終焉○霍光字子孟時

**曾向賢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  
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

**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  
夷如衣無令汚染華夏後並同○標題阮籍

事見劉湛

為步兵校尉母卒友與人圍棋對者亦止籍  
留決賭既而飲酒二十斗一號泣血數外晉文  
帝司馬昭時為晉公故何曾以公稱之昭後  
加晉王武帝立追謚曰文帝何曾字穎考為  
司隸校尉華夏  
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使

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長史

劉湛入因命臠酒炙車螯湛音沉又暫臠  
奴侯反炙之夜

反車尺遮反螯五勞反標題義真宋高祖劉  
裕第二子劉湛字弘仁臠說文羊豕臂肉本

草車螯海蛤肉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

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

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聲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

二溢米而移令外取肥肉肺鮓置竹筒中以

蠟閉口衣襪裹而納之煬音恙鮮側下反襪  
音卜裹音果古註

鄭氏曰二十四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

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氏曰按律曆志二

十兩則米一升與此不同古秤有二法說左

傳者云百二十斤為石則一斗十二斤為一

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為十九兩有奇今一兩

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銖計十  
九兩有奇為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銖  
以成四百八十銖惟有一十九銖一銖在是  
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畧而言之  
也標題隋文帝楊堅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為  
太子是為煬帝文獻隋文帝后獨孤氏煬帝  
兄弟五人同母文帝嘗悔易晉王曰獨孤誤



我廣純帝立後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

之日猶食鷄臠臠音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

阮籍居喪食菜豚何代無賢朱梁時馬殷據

卒謚武穆次子希聲嗣位聞梁太祖好食雞

食雞臠數器阮籍母終將葬食一蒸豚飲二

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途舉聲一號因又吐

血數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

外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

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

無愧人亦恬不為怪覲他典久恬音甜禮俗

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

未歛歛去聲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勞去聲主人

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

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

輜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西反

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

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

復初愚按禮記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

輜車  
說文  
喪車也

輜勞去聲輜一作輜如之反

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

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此

節蓋本必若素食不能下咽又而羸憊咽音

於此倫為反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

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

燕樂樂音洛後快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

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

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

有正法此不復論衰麻之衰倉回反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

斬衰寢苦枕塊苦失應反枕去聲塊苦怪

書儀

藁薦塊謂土擊古註賈氏曰凡言次者倚廬

聖室以下總名孝子次於中門外哀親之在

外斬衰者謂斬三外布為衰裳不言裁割而

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寢苦者哀親之在草枕

塊者哀親之在土故也纂疏京兆李氏曰愚

按古者父母之喪倚木為廬在中門之外東

方北戶倚壁西至地既虞之後柱楣翦扉乃

西鄉開之今所謂朴陋之室殺古倚廬之制

也

不脫經帶首在腰皆曰經首象緇布冠之

缺項腰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不脫經帶哀

戚不在於安賈氏曰不脫經帶冠衰自然

不脫以其經帶在冠衰不與人坐焉古註孔

與人坐者按喪大記云聖室不婦人次於中

與人居居即坐也正謂此也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

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

陳壽遭父喪有疾陳壽字承祚巴西西人父為馬謖將孔明誅謖并髡壽

父及張華舉壽孝廉為著作即撰三國志言孔明將畧非長議者少之投治書御史又坐不以母歸

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賤

議坐是沈滯坎垠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

慎沈持林反滯音治垠音可考異耶律氏曰丸作圓非樸一作朴熊氏曰貶議止作貶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

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樸音朴轡音祕古註以代古惡車

婦人以布裹車轡纂疏京兆李氏曰愚按古惡車謂不美之車也古禮始喪乘木車卒哭

十一 書儀

十二

書儀

浮屠

漢記

乘素車既練乘藻車大祥乘輿車禪乘漆車考異冪車舊本作幕

世俗信浮屠誑誘誑古况反誘音有○纂疏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字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曰淨覺

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飯音上聲云為死者滅罪資

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

燒春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

已飄散雖有剉燒春磨且無所施剉祖固反春書容反

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纂疏真氏曰金魏漢明帝以後已有佛法至晉以後始盛

人固故韓子曰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也

人固

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附錄或問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哉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海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之

十三 顏之推作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

所見勿為妖妄 覡胡的反 本註 女巫也 纂疏 愚按許慎說文云巫覡能

十四 程氏遺書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

游定夫錄 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斯可矣 張樂音岳

為樂音洛 附錄或問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太碩人生朝與向自賀高俸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有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為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不處否然為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朱子曰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於過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 纂疏 真氏曰人子之於生日苟無父母當以忌自之禮自處唐太宗以萬乘之主能行之况學者而味此乎平巖葉氏曰具慶謂父母俱存者

十五 童蒙訓 呂氏童蒙訓 呂氏名本中字居仁正獻公之曾孫有呂氏童蒙訓及雜誌等書 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

程氏遺書

十六

劉元承手

編

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令去聲簿所欲為令或不

從奈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

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

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纂疏平嚴葉氏曰過則歸之已

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為此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十七

進思錄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愚按周禮凡九命一命受職謂海

官人之法周之一命乃今第九品也

十八

明道行狀

劉安禮問臨民安禮字立之程子門人明道先生曰使

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纂疏陳氏

曰臨民有父母之心民方能輸情自畏法左

能行法平嚴葉氏曰民情皆得以正聞則自

無不得其所之患然非平易聰達者能之乎

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而正矣非徒事乎刑罰之嚴也

十九

游定夫錄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附錄朱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又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纂疏李氏曰愚按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沐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貢問曰練而沐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二十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廿一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媪鳥浩反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廿二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少去聲後少聘同守去聲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敢

復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

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猶音活餌仍吏反省

廿三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廿四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

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

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擦千計反說文挑取也諸本作擦者非手

部亦無擦字重直用反標題辨志錄又云當官既自廉潔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皆須

呂舍人雜錄

童蒙訓

明白以防中傷考

光五 前漢 列傳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

俗嫁娶太蚤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

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

標題王吉字子陽瑯琊人初舉賢良為昌

邑中尉及宣帝即位為諫大夫上疏言得失云云上不甚寵異歸琅瑯考異耶律氏曰本

作蚤本

光六

文中子

王通字仲淹隋開皇四年生年三十一餘學徒數百房玄齡魏徵等皆出其

門大業十三年卒門人取易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曰婚娶而論

財夷厲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

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婚姻者所以合二

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

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來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

給負約者是乃媼僧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給則殘虐

其婦以攜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裝以悅其舅姑者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

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貸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

往往終為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婚

姻有及於財者多與虧婚姻可也真氏曰此深議財娶之失也

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

媵音孕送女從嫁教

文中子 魏

光七

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度人之職也

纂疏真氏曰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妻妾各有所等殺之數後世惟力是視而已此文中子所以歎也正家之本由於夫婦之各正治家以禮而無寵昵之偏使嫡妾之序不紊此夫之正也撫下以恩而無妬忌之失使然曠之禍不興此婦之正也得其正則家治失其正則家亂此必然之理也至於妾媵猥多未有不為家之害者內或陷于第於惡外或生僮僕之變無所不有欲正其家者於此不可不戒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

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

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

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

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

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

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

乎纂疏真氏曰今之士起於寒微而驟結婚

於權要鮮有不慢其夫者晉大夫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欲為繫援焉他日董叔懇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縛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未繫既繫矣未援亦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韋昭曰董叔者范宣子之女獻子之妹也此又可為繫援貴勢而自取羞辱者



之戒考異耶律氏曰富貴舊平陽本作富盛

九九 言行 錄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標題安定

先生名瑗字翼之秦州如臯人

三十 唐參 思錄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孀音霜取音娶下同

註張子曰以義理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當其初娶時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嫁之事禽獸猶有不匹者夫婦之道是夫止合一娶婦必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則夫豈得而再娶特以重者許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廢也故有再娶之理雖再娶此謂之繼室婦人則雖至窮餓而死不可也

伊川先

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纂疏真氏曰柏舟之太節故孔子列之於鄘風之首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可為後世深戒葉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再嫁為失節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

荒一 顏氏 家訓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

耳食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蠱音

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此鷄晨鳴以致禍也

北毗忍反

氏曰按周書云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喻婦人一或預政幹蠱必致敗亡之禍

飛二

顏氏之言其肯遠矣

顏氏家訓

江東婦女畧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懃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

遺去聲

恒代事見漢志

音業造七到反為去聲 ○纂疏陳氏曰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

批三

顏氏家訓

德

有善惡 標題 鄴戰國魏地漢立魏郡治鄴後曹操居之石虎立相州隋唐宋因之今為彰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

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

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二親焉故於

人倫為重也不可篤

標題 二親夫婦父子兄弟九族高曾祖父

及身身子弟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

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

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

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  
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

弟則踈薄矣娣音弟姒音似  
古註孔氏曰娣姒者兄弟之互相名也長

婦謂稱婦為娣婦謂長婦為姒婦謂據

婦年之長幼不據夫年之大小  
標題爾雅長

婦為姒婦為娣  
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

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

傍人之所移者免夫考異耶律氏曰篤厚一本作篤愛

柳開仲塗標題開初慕韓文名有愈後舉進士名開字仲塗仕太宗真宗時為

郡守歷常潤貝寧遠全環邠曹代忻滄  
日皇

考治家孝且嚴標題開父名承翰仕柴周至監察御史且望弟

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

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

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

戾分門割戶患若寇讎皆汝婦女所作男子

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

若等寧者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

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標題上時

聲惑音或  
備之瑞反

世四

柳仲塗撰

叔母

人墓誌又

道卿語錄

文小異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以食音嗣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已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以衣如字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已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已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纂疏真氏曰程子之言孰不知之而鮮克蹈之者雖薄俗漸染使然其所以離間骨肉之親者未有不由婦言是聽者也考異耶律氏曰至若一本作至於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無相猶矣詩小雅斯干第一章鄭氏箋云猶道也集傳云圖也附錄朱子詩傳

斯此也干水涯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太抵施之不報則較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

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太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較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施去聲較之劣反附錄

或問不要相學猶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能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

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當知盡其恭而已纂疏平巖葉氏曰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視施以為報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亦不可學兄而廢其恭

卅七 劉元 承編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狎乎甲反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王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拍蒲伯反袂眉銳反袖也○纂疏平巖葉氏曰始則氣輕而苟於未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為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効尤速

卅八 語錄

卅九

呂氏 童蒙 訓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分去聲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令人知之者益少矣又如舊舉將將去聲及嘗為舊任按愚按通典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

四十一 官通稱

舉將座主也

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

參倉舍反

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生二歲而孤依長

山朱氏少長姓朱名說應舉復本姓謝啓云

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

乃效於陶朱既貴贈父太師母謝氏吳國夫人

又贈朱氏太常博士公以宋祥符八年試

禮部第一進士乙科按本條云公為參政時

告諸子蓋仁宗慶曆

三年也卒謚文正

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

親養去聲

汝母躬執爨爨取亂而吾親其旨

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

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

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疎

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

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

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太

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

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

標題文正祖晉

四子長純祐有行義以疾廢次純仁字堯夫

為丞相謚忠宣公次純禮字彝叟次純粹字

德孺受

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

田宅云

愚按范忠宣公嘗曰父仲淹於蘇州

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米

飛一  
家儀

廩居  
右反

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  
及嫁娶喪葬之用謂之義莊標題義田人日  
食米一石外歲衣練一匹嫁娶喪  
葬皆有給詳見錢公輔義田記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

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宋註謂使之掌倉廩

授之以事宋註謂朝夕所  
類之授之以事幹及非常之事而責其成功制

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量音稱家之有無去

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

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

贏餘以備不虞省所耿反冗而隴反贏以成

舍業田園  
字本文有

### 右廣明倫

四十一章京兆李氏曰廣明

倫首十四章廣父子之親  
次十一章廣君臣之義明小臣不遇沉  
溺下僚不卑小官必以其道之禮次九  
章廣夫婦之別次三章廣長幼之序次  
三章廣朋友之交後二章廣明倫通論

##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七

終

廣敬  
身一

#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八

## 嘉言第五之下 外篇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應武帝制策按仲舒

列傳賢良策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曰仁人者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附錄朱子曰正其

誼與義同 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

本或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  
所以不能自已者又曰仲舒所立其高後世之  
問道義如何分別朱子曰道義是箇體用道  
是太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  
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 **纂疏** 葉氏  
曰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君子惟欲

小學

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財用', '三章', '馬溫公', '曰凡為家', '守禮法', '以公', '辭', '財用', '三章', '馬溫公', '曰凡為家', '守禮法', '以公', '辭']*



本義  
義同

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  
是有所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  
路功者行道之效也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  
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私意亦乎  
其間而非明其道矣京兆李氏曰自孔孟既  
沒諸儒紛然不知以禮義為本高者溺乎空  
寂卑者流於功利歷數百年學者瞽瞍焉至  
仲舒始能以道誼功利為辨而聖學迺明故  
子程子曰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而  
子朱子以是為廣心術之首其旨昭矣

唐書  
方技

孫思邈 思邈京兆人 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附錄朱子曰膽

傳答  
盧照鄰

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致動其  
心貪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  
只是畏敬之謂如文王小心翼人曾子戰戰  
兢兢人臨深履薄是也又曰戰戰兢兢人如臨深  
淵方能為起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纂疏真  
氏曰必有文王之小心然後能一怒以安天

章  
五

國語  
晉語

本義  
書

智欲圓而行欲方 附錄朱子曰圓而不  
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  
或問智欲圓而行欲方智雖圓轉若行不方  
正而合於義則相將流於權謀譎詐之中所  
謂智欲圓而行欲方也曰也是如此 纂疏葉  
氏曰膽大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理智  
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 標題按程  
氏遺書游定夫錄舉此二條文公載之  
近思錄 考異 熊氏曰思邈本傳行作仁  
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附錄問程子論  
向上底意抑難底意朱子曰從善積累之難  
從惡淪陷之易從善却難從惡便陷得易了  
纂疏真氏曰從善如登善難進也從惡如崩  
惡易陷也進於善則為賢為聖日趨於高明  
陷於惡則為愚為不肖日淪於活下

唐書本傳

四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

唐朱仁軌字德容亳州人朱敬

則之兄負半千等謚之曰孝友先生

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

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纂疏李氏曰易

夫讓則德為之主爭則物為之主不在百步

謂也

通書第十

五 濂溪周先生

標題先生初名惇實後避宋英宗舊諱改敦頤字茂叔道州人

慶曆六年程太中官江西念二子師事之熙寧五年上居廬山濂溪築堂以道州有濂溪

因寓名世稱焉濂溪先生嘉定十三年因潼川提刑魏了翁之請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

封汝南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附錄朱子通書解曰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希聖也字本作聰或問聖希天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

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無非去天者太事大法天小事小法

天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

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

過三月不違仁

附錄朱子曰說見書及志伊

尹之所志

附錄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太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一不盡心處

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又曰雖志於行道若

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立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

然亦必自脩身始脩身附錄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朱子學顏淵之所學

通書解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此言士希賢也纂疏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

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務智能慕

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聲後

令名今其並同附錄或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更絕細此固易見不

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此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

意思多朱子通書解曰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

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

六通書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下

第三後厲行

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孟反

十四並同

附錄朱子通書解曰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詞之陋也○

愚按上章云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亦欲人知道德之貴而不溺於軒冕金玉之陋

七通書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纂疏輔氏曰人受

第十六章

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

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

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脩則亦不能然也

葉氏曰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  
如護疾而忘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標題

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語出孟子公孫丑上

李端伯傳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

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附錄朱子集註

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或問放心還當將已放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朱子曰不是將已縱出底收將轉來舊底已去這裏自然生出來又曰此心常在私欲自無着處又曰來放心非以一心來一心只來底心便是已放之心又曰覺處即心何更來為此用力甚不多但要常知自能尋向上去下學提惺惺則自然光明

而上達也附錄朱子曰自能尋向上去這是

得這心便了又曰來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能如此向上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又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又曰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纂疏葉氏曰聖賢垂訓多矣來其旨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

心要在腔子裏腔去江反補註本文又云

或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朱子曰敬便在腔子裏或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朱子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心須在此曰然則方應接時其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

九 游定夫錄

遺書

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纂疏葉氏曰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

無非僻之干僻匹亦反補註本文又云此

附錄或問整齊嚴肅與主一無適不同否曰

如何有兩樣只是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就

那時就那事說纂疏葉氏曰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曰疆安肆曰

偷之語偷他侯反古註孔氏曰恒能莊敬

則德業日疆安樂放肆則其情性自

程氏為苟且也纂疏周氏曰莊敬曰疆可以言君

外書子安肆曰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為君子果莊

表記敬則日入於強或安肆則日入於偷真氏曰

禮記疆與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強安

篇名肆則志墮而日偷強則毅然以進德修業自

鄭氏任視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則天行之健亦

云記思企及一或偷焉則視蔭苟安惟知燕嬉燥

夫子樂而已趙武晉卿耳一有偷心事功遂以不

之德競蓋常人之情縱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

見於儀則日就規矩檢居掩反附錄或問君子莊

明誠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下日那得

錄載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

師說 伯傳 李端 十二 小異 不慢者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都不要好纂疏鄭氏曰覽鏡而目有汗則必澌之振衣而領袖

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窓壁有塵則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矣。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汗穢垢塵且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充其類，不亦甚乎？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纂疏葉氏曰：所謂以小害大，以賤害貴也。考異耶律氏曰：舊本箇作个，按說文个俗書，謬不令六書之體却已一本無却字，好了也。一本作好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

纂疏蔡氏曰：視聽言動，身之用也。心則其體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附錄朱子曰：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是工夫或問。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又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

纂疏黃氏曰：體用之相應，如人心手足，一氣所貫，初非截然為二物也。心所念慮，則手足隨之；手足痛痒，未有不達乎心者。仁之與禮，本未發之體也。一有私欲出於非禮，則天理之節文者亦為之動，而心之全德亦不得以自全矣。故程子於四箴之序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音箴

眼猶針也。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鷹也。鷹目與見異。鷹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又曰：四箴首意精密。真所謂一捧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者。又曰：四箴之意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繫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纂疏：輔氏曰：禮乃仁之著。聖乃仁之極。欲為聖人當自求仁始。欲求仁必先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當自復禮始。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問：視箴何以特說心。朱子曰：開眼便錯。所以就心上說。纂疏：陳氏曰：心之為體其中洞然本無一物。只是心而已。然理亦未嘗有形。狀也。胡氏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此其本然也。

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聲○附錄：朱子曰：視聽言動。視最在先。心之準則。纂疏：陳氏曰：即此處而操存之。庶乎得其要。而有一定之準。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跡可見。然操則在念。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纔起一念。要視他。便足非禮。故當以是為操心之則。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非禮而視。纂疏：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去矣。輔氏曰：此則所謂物交物而失之者也。制之於外。以安其內。附錄：曰：視則將這裏底引去。所以云以安其內。纂疏：胡氏曰：禁其視之非禮。則心得其平矣。陳

氏曰：禁其視之非禮。則心得其平矣。陳

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克已復禮久而

侵撓吾內而天理寧定矣纂疏陳氏曰上一節言此以全體言

**誠矣**蓋誠者真實無妄之理也克復工夫真

積力久則私欲淨盡微表裏一於誠純是天

理之流行而無非仁矣胡氏曰克已復禮言

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

勿視未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以謂

之仁也輔氏曰常常克去已私以復於禮入

弊矣葉氏曰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跡可執

操存之要莫先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

交乎吾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

外目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

則實理流行動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容周旋中禮矣纂疏輔氏曰人心所秉之常性乃得之於天

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

之性也陳氏曰人均執此常道而生其原此

於天之所賦而人受之以為性者也胡氏曰

亦猶視箴原其本然也彼以心知誘物化遂

言此以性言微有緩急之異也附錄朱子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

**亡其正**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

不能及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

好惡並去聲

歎口輩反



之動故以知**卓彼先覺知止有定**纂疏陳氏曰悟此理

言其實一也則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之處

即理之當然者是也龍一知其然則此心

明徹於日用應接皆有定理不為之誘而化

矣胡氏曰每聽則審其所止而不為物遷也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附錄或問閑邪莫是為

得侵迹否朱子曰固是凡言邪皆自外至者

也然只視聽言動無非禮便是閑纂疏輔氏

曰閑其邪使不為吾舍之入存其誠使不雜

於人欲之私則自然非禮勿聽也蔡氏曰或

疑聽箴之說似乎寬亦可移為視箴用殊不

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所以云以安其內聽

是自外而引出內所以云閑邪存誠視為先

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力葉氏曰人秉五

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外而忘返物

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日益喪矣

說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其所

**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邪於外所**

**以存誠於**其中也**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附錄朱子

曰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自得處即是

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

躁則  
到反

附錄朱子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  
是不躁妄方始靜專不靜專自家這心自  
做主不成如何去搗物纂疏陳氏曰疾而動  
曰躁虛而亂曰妄人之欲言太槩不出此二  
者皆人欲之所為也故必禁之又曰靜安專  
一皆天理之所存也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  
則內專此二句為一篇之關要處輔氏曰躁  
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

小學

故**矧是樞機與戎出好**

矧失忍反好去聲○附錄朱子曰好善也

我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機可畏如此

駑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又曰

言非禮則有隙妄而起爭言以禮則無隙妄而生愛

**吉凶榮辱惟其所**

名附錄朱子曰中四句却是說言底道理

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則支**

易去聲誕徒且反○附錄輔氏曰易則必至於支離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誑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

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小之枝從身之旁而逆出者乃煩中之失也蔡氏曰易則誕由

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而不靜也胡氏曰惟其所召以上謹於處已也傷易則誕以下謹其

**已肆物忤出悖來違**

接物也朱子曰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說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

間都說得周備附錄陳氏曰傷易而誕則無有成法在已者肆而與物忤矣內何復靜之

云傷煩而支則不合正理所出者悖而來亦違矣內何復專之云輔氏曰已肆物忤則人

與已非兩物出悖來違則感與應非二事此四句說四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頂病也格言欽謂敬謹其出而無隙妄也葉氏曰躁輕肆也妄虛繆也言誦之發禁其輕肆則內靜定矣禁其虛繆則內專一矣樞扉白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闢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

中去

朔

詐古  
况反  
數音

聲  
好吐  
報反

一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性物躁之致也恃乖理也恃而動箴曰哲人知幾出者必恃而反妄之致也

**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

幾音機行下孟反附錄

朱子曰哲人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於做出了方見得又曰思是動之於心為是動之於身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專誠於思而不可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非是兩般人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為者及其形於事為早是見得遲了却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般做工夫去須着隨處照管不應這裏失於後而更不失去照管覺得思慮失了更着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如此方得**纂疏**輔氏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顏子無形顯之過是也志士厲行守之於為如顏子不善未嘗復行是也陳氏曰幾者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間其兆甚微哲人心通理明能燭之於先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便已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理之本然者流行無壅矣見於所行之謂行志士激厲能勇於有行為事動之已著也至此方知覺而守之不放則事亦有**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附錄朱子曰哲人志士雖則是有此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又曰此兩句是生死路頭**纂疏**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皆無餘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造七到反

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也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 成聖賢同歸

纂疏輔氏曰此兩句必於動上言之學惟行之為貴也胡氏曰禁止之初特為不之事至於自然則賢亦聖矣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葉氏曰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微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考異耶律氏曰失也一本或作朱之也論語集註近思錄引此皆無厲字論語作勵惟危本或作則危者非按聽箴

十四

動箴一本上各有其字舊本無

遺書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

夫錄

幸少去聲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

附錄朱子曰子

又童

蒙訓夏云學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嘯

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

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附錄朱子曰人有

這些子能解擔閣了子生更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筆下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蒲柳蒲保都是這般種子

小學八

七

十五

之文也苟不根乎義理之正徒事乎詞藻之華麗雖足以趨時好而取時宜然不能以持心而行古道其為不幸亦甚矣

正蒙書中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逾衣食之間燕遊

之樂爾燕於旬反樂音洛纂疏京兆木下氏曰藏脩游息於禮義者學士君子之

謀猷為作也急衣食樂燕遊者下民小人之情致也居君子之地捨君子之歸而懷小人之情其

十六

可乎

范忠宣公戒子弟標題丞相范公純仁字堯夫皇祐元年及進士第哲

行錄

宗元祐中除左僕射文正公之子謚忠宣公謫永州日每見諸子然章惇公必怒止之子

正平字子庚忠宣嘗戒子弟曰惟儉可助廉惟恕可成德曰人雖至愚責

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

入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

地位也附錄朱子曰范公恕已之心恕人

不若橫渠說之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則是見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善我有

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或問太學或問以近世名卿恕字之說為不然矣而復錄其語於小學者何也曰小學所取寬若欲修潤其語當曰以愛已之心愛人考異

耶律氏曰常一本作當以

十七

呂榮公榮字原明標題公名希哲字原明正獻公長子仕至光祿少卿封榮陽

又童

雜志

蒙訓

郡公辨志錄

並稱榮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

氣象好時百事是當當去聲氣象者辭令容止

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

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纂疏京兆李氏曰理會氣象

象即矯揉氣質之說學者德勝氣質則百事是當其為君子可知知德不勝氣質則百事非

謬其為小人可知知貴賤壽夭雖理之直然非君子之所急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答樊遲蓋自攻其

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

有工夫點檢他人邪慊苦篋反邪音耶○纂疏京兆李氏曰心之德

點檢他人耶此子真方天子戒之意

十八 雜志 又童 蒙訓

十九

酬酢 事變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畧纂疏

京兆李氏曰大要猶大抵也前輩前一輩行人遠而先正迤而後師皆是也周詳者自己及物自迤及遠自卑及高自本及末自小及大所以作事多周備詳悉後輩反是所以作事多踈闊忽畧也學者當勉乎周詳而戒乎闊畧何古人之不可及哉

二十

同前呂公早從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

伊川游  
有呂氏  
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纂疏京兆李氏曰直

家塾記載怨德報德乃人所共由之道人皆可以為發明義堯舜乃人性本善之德有是道必無恩讎分理酬酢明之言有是德必無無好人之言後生戒之事變等者言當由乎道德也考異耶律氏曰此字或集作

九一

言行  
張思叔思叔名釋河南壽安人伊川歸自涪陸始從游易傳成門人未有傳者伊

亦今遺書有思叔所錄師說座右銘曰凡語必

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

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

必正靜行下孟反後顧行於行百行並同畫音獲楷若駭反處音杵後同處同

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

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

者我皆未深省省悉非反書之當座隅朝夕視為

警不

胡文定公公名安國字康侯本文富貴相下云明道先生一名見呂微仲便曰宰

相微仲須做只是俗上蔡曰為他做貴底相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食魚羹飯因薦

入不行下殿便求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為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曰人須

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

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

音下句云  
見善如己  
出不疾令  
善也

九二  
胡氏  
傳家  
錄

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

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

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先主蜀漢昭烈帝劉備後

主乃先主子劉禪南陽秦郡山南曰陽隋改鄧州今南陽府宰割山河三

分天下身都將相將相並手握重兵亦何求

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王言成都有桑八百

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成都漢益州牧

所治先主取劉璋遂都之初秦平蜀張儀築城象咸陽都因名成都臣身在外

別無調度調度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長上聲後

長得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

負階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

丈夫矣考異耶律氏曰不為一本不為下有也字

范益謙名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

差除朝音潮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

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

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

媒戲慢媒音七不言求覓人物于

索酒食又曰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疾人

九三

辨志錄與

儒學綱領

文小異



私書拆入信物甚者結為仇怨余得人所附  
書物雖至親甲刃者亦未嘗輒留必為附至  
及人託於某處問訊于未若事非順理而已  
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辭却之若已諾之矣  
則必須達所欲至於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  
聽與不聽則在其人

**書** 本註 凡與賓 對坐 及在日 喻視 屈膝並  
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俟其收書方復進  
以續前話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  
俟其人云某所惠書云足下請觀之方可  
看若書中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  
於他處 凡入人家 **文字** 不可於几

復說 案上及書攀等內 翻看人家書簡及記事冊  
今紙子錢穀文曆若人將文字令已看切不可於  
背後觀皆無 **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 凡借  
冊通德之一端也

作策 上至書冊下至器用苟得已者則不須借若  
字 不獲已則須受護過於已物看用絕畢即時  
獲音 歸還切不可以借為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  
或 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者於已之物多不自  
用 豪氣之所乃無德之一端也 **凡喫飲食不**

**可揀擇去取** 喫去戰反揀音簡 **凡飲**  
帝癡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為乃癡騃無知而已自  
丑之非生硬臭惡與犯已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  
反駭 之 **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本註 凡與人同  
語駭 處冬則已擇暖處及與人共食 **見人富貴不**

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 **見人富貴不**  
**可歎羨詆毀** 羨似面反詆都禮反 **凡富**  
義命若不得實即是妬疾用心不佳莫此為

歎稱其富貴若得其實即是歎羨可見不少知  
義命若不得實即是妬疾用心不佳莫此為

義命若不得實即是妬疾用心不佳莫此為

此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

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考異耶律氏曰

覓俗作覓註所惠書下一本有云字以至本或作以致者非多取本或作多有者非愚按不曰下舊本有一

二三四五六七字

胡知言

胡子曰標題文定公季子名宏字仁冲今之

五峯

儒者移學文藝于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

世系

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

見廣

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

立教

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逮徒耐反

第十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

三條

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

顏氏

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其腴惕然

名之

慙懼起而行之也養去聲先去聲怡音移下一音腦一音軟玉篇腴古

推仕

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

高齊

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

辨志

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

作箴

敬者身基瞿然自失儉容抑志也瞿音素鄙

諫

敬者身基瞿然自失儉容抑志也瞿音素鄙

辨志  
作各

悖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

盈惡滿則窮卑賤然悔耻積而能散也音恪

素暴悍者欲其觀古

人之小心黜已齒敝舌存標題說苑韓平子

賢容象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音汗茶音混

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

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

勵不可恐懼也怯乞業反懦一作悞乃卦久

反厲音利歷茲以往自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

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

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

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

列人疾之如雉敵惡之如鴟梟去泰甚上聲

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

不如無學也纂疏京兆李氏曰讀書學問本

於成物也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者

今之學者為人也為人之學其終必至於喪

已嗚詆疾惡未足以盡其弊矣考異耶律氏

已嗚詆疾惡未足以盡其弊矣考異耶律氏

已嗚詆疾惡未足以盡其弊矣考異耶律氏

已嗚詆疾惡未足以盡其弊矣考異耶律氏

已嗚詆疾惡未足以盡其弊矣考異耶律氏

已嗚詆疾惡未足以盡其弊矣考異耶律氏

九六

唐彦  
思伊  
川雜  
錄

曰亦作茶者非欲  
其舊本無其字

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

之門也附錄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

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先生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齊家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不

則所守之行自判而為二矣又曰大學之書其聖學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之所知也朱子曰伊川教人先看大學學

讀四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書之庸工夫密

序規橫大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附錄或問程子之先

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在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辨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

北七

唐彦

思伊

川雜

錄

論語

孟子

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空虛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又曰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一書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嚮却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又曰今且須熟究一箇大學作問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却易為力又曰大學是箇腔子而今却要他去填教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實著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填教實著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附錄朱子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

燕閑靜一之中以須其淡冷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存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太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尔又曰論語一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又曰論孟不可只遵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又曰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中言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又曰一書若要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已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數段或一兩段耳又曰讀論孟須是切已且如學而時習

之切已看時，曾時，與否，句句如此，來之則有益矣。纂疏輔氏曰：切已之說甚有力量，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已，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則是口耳之學耳。考異耶律氏曰：舊本及本文皆無讀字，論語序說引此，有讀字，舊本或作聖人之言語，論語序說無之字。

此伊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

同前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附錄朱子曰：有人言理會

川答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看

來，亦是如此。蓋論語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子孟子肚裏穿過，孔子孟子肝肺盡知，豈不是孔子孟子？又曰：孔子問答曾子，問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問得底話，語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在

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若能用心，若能於論孟中深

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疏輔氏曰：若能如此看，則不徒誦其言，必將來其意，不徒求其意，必將見於行，其進於聖賢也不難矣。又曰：若能到得後來涵養成就，則氣質變化，可使愚必明，柔必強矣。

光九

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宜須句句理會過

中庸

使其言互相發明。附錄朱子曰：中庸或問曰：張其言互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又曰：讀書須是逐句逐字要見去

着，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至處。補註按本文又曰：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

三十  
橫渠

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

語錄

則又見得別補註張子曰六經循環年欲一

又經

人豈能常靜須有以制其亂附錄朱子曰橫

畜學理

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

此親切

纂疏南軒張氏曰橫渠皆是身經歷

做工夫

剖決至到故於學者凝滯處尤為有

方京兆李氏

曰六經者易書禮樂詩春秋是

也循環者

無終窮也經所以載道道不外乎

人之一心

身分而言之凡在行墨之間者隻

字片言

無非至理之所寓似多殊矣自合而

言之真積

力久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事物如

持權衡

於此是非輕重不外是矣曾子曰唯

貫道孟子

所謂知言是也六經須循環理會

義理儘無窮

分而言之也待自家長得一格

則又見得

別合而言之也非身親經歷之者胡能語之如是耶

親經歷之者

胡能語之

如是耶

光一

呂舍人

標題舍人名本中字居仁初賜進士

人雜

童蒙訓師友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

親志等編

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

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

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

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一二百遍字字

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

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

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

辨志

錄載

董遇云讀書百遍而義自見

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  
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  
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已力

難仰他人矣從容之從促容反仰去聲○纂疏

學之道最為明備始之以理會為學者何事  
者明為學之本次之以學業嚴立課程者進  
為學之業次之末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者  
立為學之志師之功友之任學之資於人者  
也而終之以決意而往須用已之力者學之  
成由已也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標  
題辨志錄附載高彥先云脩學須是出於本  
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  
然後可  
是功

此條書無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白記一事久

則自然貫穿穿去聲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

又則自然浹洽浹子協反今日行一難事明

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渙音煥○纂疏

釋怡然理順杜元凱春秋集解序語貫穿浹  
洽則所知者高明堅固則習坎心亨渙然如  
冰消釋而無滓怡然樂乎天理之裕順外物  
不足以後之也斯三者非謂記一事辨一理  
行一事可至非謂盡記天下之事盡窮天下  
之理盡行天下之事蓋日久自然得之於已  
也偶然者微  
倖苟且之辭

主大教國入皆不反



世三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附錄朱

呂氏 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做惟讀書尋思

童蒙 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工夫

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

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鹵莽厭煩

者决無有成之理鹵音魯魯莽莫後反

京兆李氏曰才性出於氣

學道原於思義理無窮皆由思而得氣質有

限為才亦有窮惟讀書尋思推究則可以明

善而生睿睿可以作聖故可畏也孟子曰思

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章其本於此歟

考異熊氏曰按此說乃揚

應之學士語本文小異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

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

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

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濟卷卷皆上

聲厭於豔反假或有狼籍几案愚按通鑑釋文云狼籍

音賈謂之狼籍之雜亂者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汚

風雨蟲鼠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書

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

賢姓名不敢他用也汚去聲累六聲

考異鼠木

耶律氏曰蟲鼠一本作

鼠

世四 補反

顏氏

名之

推北

齊黃

門侍

即作

家訓

家訓

家訓

家訓

家訓

家訓

家訓

批五  
程氏  
遺書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附錄或問既以為理無大小而又有以教人者不可不由也朱子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捨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又曰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躐葉氏曰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洒掃應對進退末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

批六

明道  
先生  
行狀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

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

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附註程子曰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其是聖人之智豈更有過附錄朱子曰魏公好佛敬夫無如之何此正明道先生所謂今之入人因其高明所以為害尤甚不知這些邪見是壞却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好事也纂疏葉氏曰昔之害揚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自謂之窮神知

深遠故高明者及陷其中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

外於倫理不可有為於天下自謂性周法界

實則外乎窮深極微而不可以人堯舜之道

纂疏葉氏曰堯舜之道太中天下之學非淺

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

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

是皆正路之蔡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

以入道邪徐嗟反誣音但妖於驕反溺乃歷

塞入聲○纂疏葉氏曰淺陋固滯者如刑名

詰音功利之習訓詰詞章之工是也學者不入於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考異耶

律氏曰之入本或作日入者非妄本作異

右廣敬身三十一條京兆李氏曰按廣

而可法於今者首一十六章廣心術之

要次五章廣威儀之則次二章廣衣服

飲食之制節後一十一二章先論讀書之

本先大學次論孟次中庸次本經以至

讀書窮理之法借書之禮教人之序異

學之辨皆備論之無非廣敬身之要也

故附見于此  
愚按標題云外篇嘉言善行一百七十  
二條舊本並不註本文所出今依呂東  
萊辨志錄例逐條推尋本文所出舊附

註於各條之下今照內篇例標寫出處  
於逐條  
數目後

學之難... 數目後... 今照內篇例標寫出處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八 終

終

